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  
第二十七回 唐長老真屈真消 野狐精假遭假騙

詩曰：秦州牛吃草，益州馬腹脹；  
天下覓醫人，彘豬左臀上。

續曰：  
啞人偏會說，聾人偏會聽；  
何況不聾啞，幾時得清淨？  
又曰：  
農夫獨耕田，天下人吃飯。  
民力久已忘，帝力又何憾！

唐長老與小行者、豬八戒、沙彌四人，歸並了一心，遂掃除去□惡，一時功業幾同於上天之無臭，大家歡歡喜喜，依舊西行。一路上檢點程途，早已行過了一半，□分得意，便不覺有餐風宿水之勞。又行了月餘，忽望見一座城池。唐長老道：「前面城池高大，想是帝王都會，比不得山野之處，進去須要小心謹慎，先問明他的國名、禁約，好去倒換關文。」大家應諾。不一時到了城下，細細訪問，這國叫做上善國，雖在西土，實乃衣冠文物之邦，況又君明臣賢，治得國泰民安，□分豐庶。唐長老聽得歡喜，遂策馬入城。尋問著館驛就入去借住。驛官出來迎著，看見唐長老模樣便大驚，問道：「老佛何來？」唐長老道：「貧僧從東土大唐國來，奉旨往西天拜活佛求真解，今到貴國，不敢徑過，要見國王倒換關文，敢借貴驛少息。」驛官聽了，又將唐長老細細一看，便道：「老佛果是從東土來的麼？只怕還是在西方久住的！」唐長老道：「現有關文，明早要入朝倒換，怎敢妄言！」驛官道：「既是遠來，且請館後素齋。」一面邀唐長老師徒四眾進館後坐定，便道：「請四位安坐，就備齋來，小官有些薄事，不得奉陪，萬望恕罪。」唐長老道：「既有公冗，但請尊便，我們自坐不妨。」說罷，驛官就出去了。不多時，就有三四個穿青衣的人走來，只說尋驛官討夫馬，又將唐長老估相了一回。去了不多時，又有一位官長走進來，對著唐長老拱手道：「老師父從何處來？」唐長老忙起身問道：「貧僧從東土來。」那官長又將唐長老看了兩眼，因搖搖頭道：「為何轉從東土來？未必；未必。」說完又去了。小行者道：「這些來的人都將師父估計，定有緣故。」豬八戒道：「有甚緣故？不過認認真，好請去吃齋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不象個請吃齋的光景，只怕凶多吉少。」沙彌道：「這又不是山野中恐怕有甚妖精，此乃帝王輦轂之下，法度森嚴，我們又不是盜賊歹人，有甚凶事？」弟兄們正說不完，忽聽得館驛外鑼鼓喧天，人聲洶洶。早有兩個文官，兩個武將，帶領著二□四個錦衣花帽的校尉，一齊擁入，也不問緣由，竟將唐長老捉下，用粗繩緊緊綁了。唐長老忙問道：「貧僧初到貴國，又不曾犯罪，為何綁我？」那兩個文官道：「好活佛，你做的事你難道不知，還要假辨些什麼？」唐長老道：「貧僧乃東土往西天過路的僧人，纔到寶方，曾做何事？實是冤屈。」那兩個武將道：「明明是你這妖僧，怎為冤屈？」唐長老道：「天下僧人頗多，何以見得就是貧僧？」那文官又道：

「你道沒有證據麼？」叫人役取過一幅圖像來，上面畫著一個和尚，就與唐長老一般模樣。因指著與唐長老看道：「你且自看看，是你不是？你還要賴到哪裡去！」唐長老看見，嚇得啞口無言，點頭嘆息道：「冤家，冤家！真屈殺貧僧也。」小行者看見圖畫相同，忙上前說道：「既有圖畫相對，師父就辨也無用。只請問四位大人，如今綁縛家師到哪裡去審？」文武四個官齊道：「好小事情，哪個衙門敢審？只要帶到御前候萬歲爺親問哩！」小行者道：「師父，既是入朝見駕，我們少不得要倒換關文，就順便去走一遭也罷。」唐長老道：「入朝見駕是免不得的，但不知是什麼冤屈事情，恐難分辨。」小行者道：「虛則虛，實則實，有什麼難辨！等我隨師父去就是了。」唐長老無法，只得聽從眾校尉綁縛了，簇擁著入朝。

原來這上善國王是個少年天子，纔□八歲，為人至孝，又甚英明。只因皇太后好佛，在後宮造了一座佛樓，叫做待度樓，供養著三世諸佛，日日在內香花燈燭念經拜懺，以為必要成佛，如此數年。忽一日，白晝現出一尊佛來，自稱古佛，因鑒太后焚修心誠，故來度他。自此之後，時時見形，隨人瞻仰。有時說些禍福，又甚靈驗。有時顯些神通，又甚奇異。哄得太后信以為真，每日痴痴迷迷，只指望成佛。上善國王心知其非，每每泣諫太后，只是不聽。忽一日，古佛到了樓上，命太后斥退了眾宮人，閉上樓門，親自說法。上善國王聞知，急走來看時，忽下了一場花雨，又起了一陣香風。上善國王急急走入樓中，已不知太后被那古佛攝到哪裡去了。慌忙命有司點了兵將，畫影圖形，四境搜訪，並無蹤跡。上善國王思想母後，連朝也不設，每日價空在待度樓中痛哭，已將一月。這日，忽內臣來報道：「那假佛的那個妖僧，已被文武緝捕人等捉獲著了。」上善國王問道：「如今在哪裡？」內臣道：「現在朝門外，候萬歲爺去親審哩！」那上善國王聽了，又驚又疑，立時就親御便殿，命將妖僧解了進來。

此時，大小臣僚皆來隨駕。不一時，二□四個校尉將唐長老綁縛著，直帶到丹墀之上。國王睜睛一看，連連點頭道：「正是他，正是他！」遂喝問道：「你這妖僧實叫何名？怎敢擅變古佛，鼓惑太后！今又將太后攝藏何處？實實招來，免動刑法。」唐長老大叫道：「貧僧法名大顛，乃南瞻部洲大唐國潮州府人氏，自幼為僧，秉持正教。今奉大唐天子敕命，前往西天大竺國雷音寺，拜求我佛真解，以解真經。路過寶方，正有通關文牒要見陛下倒換了，以便西行。行李方纔到得館驛，坐尚未暖，飯尚未吃，曉得什麼古佛？什麼太后？卻被這些人役不由分說，竟將貧僧綁縛來見陛下。陛下明鑒萬里，貧僧實係無辜，懇求加察。」國王道：「朕在待度樓親見你說法談禪，又非他人指稱，還要加察些什麼？」唐長老道：「外貌雖同，其中實異。這是非同異，若不加察，何以得明？」國王道：「要加察就先察你。你若果係妖僧，變幻佛容，鼓惑太后，這太后自然要在你身上送還。你若果係東土大唐僧人，偶以面貌相同誤投羅網，朕聞大唐與我上善國相距有五、六萬里程途，一路上魔怪不少，若非有德行、有手段的高僧，焉能到此？你若果係有德行、有手段的高僧，只消替我查出太后的消息下落，你的心跡不辨自明了。今你與他面貌既已相同，他適去，你適來，時候又剛剛湊巧，若只以口舌鳴冤，誰肯信你？」唐長老未及回答，小行者遂上前一步，接說道：「陛下果然是個英明之主，說得□分有理。但只是陛下既要我們替你找尋太后，須將那妖精的來蹤去跡說個明白，便好去拿來與陛下正罪。」國王正與唐長老問話，忽見小行者鑽出來對答，又見他生得雷公嘴，長耳朵，猴子一般，不覺吃了一驚道：「朕審問妖僧，你是何人敢出來多嘴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小和尚叫做孫小行者，就是他的徒弟。因見陛下問及德行、手段，不瞞陛下說，家師實有些德行，小和尚頗有些手段。若非多嘴，陛下何以得知？」國王聽了大喜道：「原來你有些手段？」小行者道：「陛下已先說的，若沒有本事拿不得妖精，也不能到此處了。」國王道：「你雖會拿妖精，只是妖精也有幾等，你卻怎生去拿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只要陛下說個影響。若是鬼妖去問閻王拿，若是仙妖去問老君拿，若是佛妖去問如來拿，若是上界星妖、神妖去問玉帝拿。」國王見他說話荒唐，便含怒道：「你這和尚莫非有些瘋病麼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小和尚從來不曉得害病。」國王道：「既非瘋病，為何說些瘋話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是瘋話不是瘋話且莫管，陛下只說那妖精怎生來騙太后，說個始末根由，等我去拿他來，便曉得了。」國王半疑半信，細細將太后好佛造樓，並妖怪變佛現形，又下花雨，把太后攝去的事情，說了一遍。小行者聽了道：「這也不是什麼鬼妖、仙妖、佛妖、星妖、神妖，都是太后妄想成佛，動了貪心，起了邪念，故近山中妖獸聞知，假變佛形來鼓惑、攝去，皆小小幻術耳！不足為奇。等我去拿他來與陛下細審，看是也不是？」國王道：「你若果有手段拿倒妖精，救回太后，朕當傾國重謝，決不食言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我們和尚家要什麼謝？只要陛下鬆了師父的綁，請他吃些齋飯就夠了。」國王道：「莫說吃齋飯，就是筵宴也容易。只是鬆了綁，恐他一時又下起花雨來走了，卻如何處？」小行者笑道：「陛下，只道你這一條繩子綁著我師父，便以為牢固監守？不知此皆我師父有德行，尊賢王的法度，甘心忍受。若果要走去，有何難哉！」遂用手將唐長老身上一指，喝聲：「斷。」只見那些橫

捆繫縛的麻繩，早已象刀割的一般，皆寸寸脫了下來。那二□四個校尉看見，恐怕走了，忙要上前捉拿。小行者又將手一指，道聲：「慢來！」那二□四個校尉就象泥塑的，呆呆立住，動也動不得一動。國王看見方大驚道：「原來賢師徒果係神聖之僧，愧朕肉眼不能早識，多有唐突！」急命近侍扶唐聖僧上殿。唐長老見近侍來扶，方定了性，抖抖衣服走上殿來，重新朝拜。拜畢，國王命取錦墩賜坐，然後問道：「孫高徒既具此廣大神通，老羅漢定有無邊法力，萬望大發慈悲，使我母子團圓，勝於靈山拜佛。」唐長老道：「貧僧惟有一心，道無才善，至於找尋太后，只好小徒效力。」小行者道：「陛下既要叫我老孫去找尋，閑話不要說了，快差人到館驛裡喚了我兩個師弟來保護師父，我好去行事。」國王大喜道：「聖僧果肯慈悲，且請用過齋再商量。」一面傳旨光祿寺備齋，一面遣內臣去館驛，迎請二位聖僧同入朝吃齋。

不多時，豬八戒、沙彌都已來了，看了師父坐在殿中錦墩上，暗笑道：「這國王也是個虎頭蛇尾，起先那樣綁縛拿來，好不凶惡，不知聽了我師兄搗了些什麼鬼，如今卻又錦墩賜坐。」內臣忙引他二人丹陛中立著，上前奏道：「奉旨請的二位聖僧見駕。」一面回頭叫他行禮。那呆子與沙彌朝上作個揖道：「豬八戒、沙彌朝見陛下。」國王看見，二人比小行者人物又醜又惡，不覺神色有異。唐長老忙上前啟奏道：「小徒皆是山野粗蠢之人，只曉得擔負驅馳，並不識朝廷禮度，望陛下赦之。」國王道：「不知禮法也不罪他，但唐聖僧法容怎這般慈善，三位高徒為何愈出愈奇？」唐長老道：「三個小徒貌雖醜陋，性實真誠。」正說不完，光祿寺報融泄殿齋已備齊了。國王就親起身同到殿中去吃齋。不一時吃完，國王就說道：「方纔已蒙孫聖僧許拿妖僧，但今無蹤無影，不知是甚樣拿法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拿法甚多，一時也說不了。只問陛下，這國中左右前後有甚出名的高山大川？」國主命宣宰相來問。宰相奏道：「國門之外，左右前後雖有愛日山、忘憂洞、萱草岩許多名勝，然是一丘一壑，只好供游人四時玩賞，並無深邃之地可以隱藏；惟此去西南一百餘里，有一座九尾山甚是奇怪。這座山原從九巖山發源，一路逶迤蜿蜒而來，到此結了九條龍脈，但不見頭，故稱為九尾山。這山上有美人峰、妝鏡峰、畫眉峰、點脣峰、折腰峰、並肩峰，又有羅漢峰、仙人峰、古佛峰、羅剎峰，又有鴛鴦交頸、石龍女、合歡松，奇奇怪怪，不一而足。除了此處，再沒有出名的山了。」小行者聽了道：「不消說是此處了。」便對唐長老說道：「師父請安心在此坐坐，等我去找尋個消息來。」一面說一筋斗早已跳在空中，不知去向。國王看見又驚又喜道：「原來孫聖僧會騰雲。」豬八戒笑道：「孫聖僧會騰雲，哪一個又不會騰雲！陛下正所謂坐井觀天也。」國王大喜道：「這等說來，連三位也是騰雲駕霧的神僧了。」唐長老忙回道：「三個小徒實能在空中來往，似貧僧步步實地還慮難行。」國王聽了一發起敬，即留在融泄殿閑話不題。

卻說小行者駕雲向西南一路而來，早已望見一帶高山□分奇怪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虎踞半天，吞吐低昂，識其面而莫測其背；龍來萬里，迢迢起伏，見其尾而不見其頭。自卑升高，下一峰，上一峰，峰峰見奇峭之形；從遠至近，前一嶺，後一嶺，嶺嶺作迂回之勢。長松老幹，蟠結做夭矯之虬；喬木橫枝，搖擺做飛騰之鳳。日照晴空，雷響山中瀑布；雲生陰洞，雨噴石上流泉。秀氣所鍾，遍地靈芝瑞草；靈光不散，滿山異獸珍禽。雲霞縹緲，模糊望去但見一座高山；岩岫分明，仔細看來實是九條龍尾。

小行者到得山上，見那山形盤一條，拖一條，曲一條，直一條，橫一條，豎一條，倒一條，順一條，交一條，宛然九尾，知是此山，便前前後後各處找尋。怎奈山身寬大，洞穴甚多，並無蹤影，只得跳在空中細細觀看。忽聞得一個山坳裡隱隱有鐘鼓之音，及落下來察聽，又不見一些蹤跡，遂沿著一帶溪水信步走來。忽遠遠望見前面溪口有座大亭子，亭下邊有幾個婦女在那裡說話。欲要走近前問他，又恐怕驚走了，遂搖身一變，變做個麻蒼蠅兒，一翅飛到面前。只見那幾個婦女雖剃得光光頭兒，象個佛家弟子，卻又一身綾錦宮妝打扮，都在那裡洗摘素菜哩！就飛到一個年老的頭上停住，聽他說道：「明日佛爺與佛母成了大歡喜緣，你們這些小歡喜只怕要變做煩惱哩！」一個年少的答道：「我們卻未必煩惱，只怕太后不肯做佛母，佛爺還要大煩惱哩！」又一個道：「我看太后的光景象個斷然不肯的。」又一個道：「既已落入圈套，肯不肯怎由得他！」又一個道：「我們不要替古人擔憂，且等百日道場完了，肯不肯便知端的。裡面好吃午齋了，我們摘洗了素菜快去吧。」大家遂將各色素菜一種種都收拾在籃內提著，一齊去了。小行者因要探他的洞穴，便停在頭上不動，跟了他去。

原來這個洞最是深邃，在那夾山中走了個三回九曲，方纔看見洞門。洞門上題著小小的八個古篆字是「九尾仙山千變佛洞」。初走進洞，黑魃魃竟摸不著徑路，左一彎，右一轉，足有三、五箭路方纔明亮。又走有一里多路，方纔看見廳堂樓閣，雖舉頭不見天日，卻自竅中射進光來，就與看見天日的一般，幾個婦女竟往香積廚去了。小行者方一翅飛下來，竟到大殿上來看，只見殿上供養著過去、未來、現在三尊大佛，下邊是二□四個和尚在那裡念經拜懺，滿殿幢幡寶蓋，香花燈燭，鐘鼓音樂，□分莊嚴富麗；左半邊另設一張法座，坐著一個白白淨淨的和尚，容貌果與唐長老相似，頭垂纓絡，身掛珠衣，面前也列著幢幡寶蓋，香花燈燭，儼然也象一尊古佛；右半邊也設著一張法座，面前也設著幢幡寶蓋，香花燈燭，只是座上卻無人坐。小行者暗想道：「這裝佛的和尚定是這個妖精了。這一座定是太后坐的，這太后不肯出來同坐，想是還有些烈性，且看他後半載如何。」便停在佛頭上不動。不多時，眾僧經懺念完，要午齋齋供，那妖精便叫□二個官妝的佛女去請太后佛母來同獻供。佛女領命，就到後殿去請。小行者又飛一翅趕上跟了進去，看見太后坐在後殿上，正凝思垂淚。小行者看那太后年紀只好三□五、六，果然生得齊整。正是：

金嫩珠香白璧溫，盤龍寶鬢膩煙痕；  
雖然百種風流態，鳳眼鸞眉體自尊。

那□二個官妝佛女看著太后齊齊跪奏道：「佛爺在大殿上，請佛母娘娘同去獻供。」太后聽了大怒道：「什麼佛爺？誰是佛母？快快送我回去還有商量，若逼我至死，我上善國王訪著消息，安肯與你甘休！」眾佛女又奏道：「這道場乃是大歡喜緣，佛生佛滅，皆不外此。佛母，既來之則安之，何必發怒。」太后心知落套，悔恨無及，又聽見這些閑言散語，不勝憤怒，也不回言，竟起身往殿後房中去了。眾佛女不敢苦請，只得出去回復佛爺。小行者便飛下來，隨著太后入去。太后到得房中捶胸痛哭道：

「痴心好佛卻成魔，應是前生孽障多，  
花雨落成平地獄，香風吹入奈人河，  
九重望母愁如海，三窟思兒淚似波，  
嚙血寫成生死信，請誰傳達鳳鸞坡。」

小行者聽了，忍不住輕輕飛到他耳邊說道：「太后娘娘不用悲傷，你若有信，我小孫與你傳去就是了。」太后忽聽得說話，又不見人，驚得香汗直流，滿身抖戰道：「我也是一國母後，怎時運不好，既已逢魔，卻又遇鬼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我不是鬼，是你上善國王請來找尋救太后的。」太后聽見說是國王請來救他，便顧不得害怕，大著膽子問道：「你既是請來救我，為何不現人形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我若現形恐被人看見，便不好行事。」太后隨起身將房門閉上道：「我這房中無人，你自現形不妨。」小行者遂飛離了太后耳邊，現出原形。太后忽然看見是尖嘴縮腮一個和尚，心中□分害怕，然在急難中無可奈何，只得問道：「你是甚人？國王怎生請你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我姓孫，俗號小行者，乃東土大唐來的。跟隨家師往西天見佛求解，路過你國。你國王為失了太后四下找尋，見我師父的面貌與這妖怪相同，故遣校尉拿住我師父。是我與你國王講明白，又見我有些手段，央求我來找尋。是你的造化，虧我一尋就尋著了。」太后聽了，又驚又喜又愁道：「既蒙聖僧來救我，只是這妖怪變化多端，又黨羽甚眾，你只一人，卻怎生故得他過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妖怪黨羽多，能變化，都不打緊；只是這洞中又彎又曲，又深又遠，一時難得出去，須設個法兒哄出洞外便好。」太后道：「他將我緊緊藏在洞中，還怕人泄漏，怎生哄得出去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有個法兒。」太后道：「有甚法兒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他若再著人來請你去同獻供，你便慨然出去。」太后道：「出去便怎麼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他上面供養著三尊泥佛，他若逼你結歡喜緣，你便說：只要問這三尊佛，他說該結便結，他說不該結便死也不從。他若果然問時，我自自有處。」正說不完，只見那□二個佛女又在房門外叫喚。小行者忙又變做個蒼蠅兒叮在頭上。太后依了小行者言語，便開了門問道：「你們又來做

什麼？」□二個佛女齊道：「佛爺吩咐奏上娘娘：這道場非同小可，不是人間私事，乃是大歡喜緣，升天成佛皆從此出，畢竟要請佛母娘娘與佛爺同去獻供。」太后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就去，自有話說。」眾佛女聽見太后肯去，俱各歡喜，忙在前面引路，後面跟隨，簇擁到大殿上來。

那佛妖看見，忙起身笑迎著說道：「娘娘肯來一同獻供，真是歡喜有緣，眼見得同成佛道不難矣！」太后道：「獻供與誰？」佛妖將手指著三尊佛道：「獻供與此三世佛。」太后道：「你既是佛，這三尊止不過也是佛，為何獻供與他？」佛妖笑道：「他是已成之佛，我與你是待成之佛。今日我們以歡喜成佛，獻供與他，異日又有以歡喜成佛的，少不得也要獻供與你我。」太后道：「這三尊佛既是過來人，我只問他，他若說果然如此，我便凡事依你；若不答應，你卻休怪休想。」佛妖著驚道：「這使不得！他雖具佛性，卻無佛舌，怎會答應？」太后道：「若果歡喜有緣，他答應也不可，待我問問看。」就走到三尊大佛前打一個問訊道：「弟子雖係女流，然虔心奉佛多年，只因一念貪嗔，生出許多魔障，若果前生冤債，今世當償，乞我佛明示，便不敢愛此皮囊，復深罪戾；倘兩無緣孽，妄起邪心，理應墮落，何得逼人？亦望我佛慈悲，消災消障。」佛妖暗想道：「泥上佛怎會說話？倒被他使乖了。」正想不了，忽聽見中間那尊如來佛開口說道：「上善太后，你不必苦辭，這段歡喜姻緣，皆是你們前世有公案。」太后道：「請問前世有何公案？」如來道：「你前世乃是一個開堂講經說法的和尚，胸中全不知清淨真宗，只以口舌利便講得天花亂墜，迷惑得世人顛倒。故今世罰你變做女身，仍以佛法目迷，應該墮入他野狐之纏，自當歡喜領受。」原來佛妖正是一個九尾狐狸，因修煉多年，巧能變化，故變做佛容來哄騙太后，就是設此佛像皆是借假修真。不期泥佛忽然說起話來，嚇得心驚肉戰，只道果是活佛臨壇，又聽見說出「野狐」二字，道著自家心病，不覺心膽俱碎，身子立不住，便扑通的跪倒了。如來又說道：「九尾兒不消著忙，這也不干你事，都是他罪孽所招，但你也有一段公案。你前生原是一只猛虎，因吃的狐狸多，故今世狐狸變虎，虎變狐狸，填還前孽。幸你信心向佛，修煉成功，又有此一段歡喜大緣，故我佛大發慈悲，已命山神將猛虎爪牙找去，使他有報冤之名，而無報冤之實，方見上天與我佛門善惡報應之不爽。這兩重公案既已說明，這道場也不必完了，明早但聽得洞門口隱隱雷聲，便是你填孽之時，你可悄悄到結果峰前斷根樹下，見有一只沒牙齒懶懶待斃的病虎，便是你的冤家。你須現了原形挨入虎口，與他略啖一啖，應過你的前愆，然後仍幻成假像，迎入洞中，共結大歡喜緣，以完上善太后的罪案。此後倘能合意精修，自能共成佛道。若不依言行事，或推脫，或強為，便是違天逆佛，永墮輪回。」佛妖聽了，連連點頭：「活佛爺！活佛爺！佛爺所說一一聽從。」太后心下明白，假恨一聲道：「誰知是前生冤孽！罷罷，拚今生此孽障。」說罷，竟自回後殿房中去了。小行者仍變蒼蠅飛進房去，在太后耳邊道：「事已說妥，我且回去報與你國王知道，明日好備法駕來迎。」太后道：「我身落陷阱之中，如坐針氈，千萬聖僧救我。倘能回國與國王說知，決不敢忘大恩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娘娘放心，明日准來。」說罷，仍飛到大殿上來，只見佛妖尚在那裡對佛磕頭禱告哩！小行者也不去睬他，竟飛出洞中，縱雲頭回到國中融泄殿上，只見國王正與唐長老閑談。忽見小行者從空落下，國王忙起身謝道：「多累聖僧！找尋的消息何如？」小行者就將怎生遇見、怎生入洞、怎生尋覓太后、怎生假做佛言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喜得個國王如死去復生，也不顧帝王體統，忙倒身下拜道：「聖僧之功，真同再造矣！」小行者連忙扶起道：「陛下不必如此，觀瞻不雅，且快去打點明日之事。」國王起來問道：「明日要打點何事？」小行者道：「若是他人，我小孫一駕雲頭就帶了回來；太后乃一國之母，雲中往來，未免近褻，須用法駕迎回，方成體統。陛下可速命有司早備轎車風輦，連夜到九尾山伺候。」國王聽了又拱手作謝道：「聖僧做事直如此周到，真大恩人也！」忙敕有司去備法駕，又敕太監、宮女連夜去同迎不題。

不多時，光祿寺供上齋筵，國王來陪吃了，就留他四眾在殿中宿了。到次早，小行者起來叫豬八戒道：「你連日吃國王的飽齋，也不好無功而受祿，可幫我去拿那妖精來。」豬八戒道：「做和尚的吃碗閑飯也不為過，哥哥怎妒忌起來？你既開口，不依你，你定要尋事怪我。」便提著釘耙道：「便依你，同去走走吧。」唐長老聽見歡喜道：「守拙，你同去相幫甚好，省得獨叫你師兄出力。」小行者又吩咐沙彌保護師父，遂同豬八戒駕著雲頭往九尾山來。到了山上，叫豬八戒將釘耙藏在草裡，變做一只沒牙齒的病虎，沒氣沒力的睡在樹下。」只等妖精出來，現了原形到你口中，你須一口咬住不可放他。」豬八戒道：「這個不消吩咐，食在口頭哪有輕放之理。」小行者吩咐停當，便起在空中，先向天吞了一口氣，然後落下來朝著洞門一吐。那洞中原是彎彎曲曲的，受了這一口氣，一霎時空谷傳聲，就似雷鳴一般。佛妖聽見，又驚慌，又歡喜。驚慌是怕入虎口，恐有差池，歡喜是姻緣將到，終身受用。暗想：「那活佛決不誤我。」只得大著膽獨自走上山來。到了結果峰前斷根樹下，果見有一只伶仃的病虎睡在那裡，七七八八要死。遂走上前用腳一踢，那虎動也不動一動，只把眼睜；再看一看，果然口裡沒有牙齒。深信我佛有靈，便不害怕，將身一搖，現出九尾原形，挨近虎口。豬八戒看見，便鳴的一聲一口咬住，果然沒牙齒咬得不痛，狐妖越發放心，任他咬嚼。豬八戒咬了半晌，毫不能傷他，心中著急，想道：「我虎口雖無齒，釘耙卻有齒。」遂將狐妖銜到藏釘耙的草邊，急急現了原身，取出釘耙。那妖狐看見不是虎是人，嚇得心驚膽戰，急要變化走時，已被豬八戒一耙鋤個九孔透明。小行者趕來，看見豬八戒鋤死妖狐，滿心歡喜，方走至山前，招呼那些宮女、太監，鑾輿到洞門口，迎請出太后來，上了鑾輿先行，然後同豬八戒復到洞中來掃除。此時，群妖聞信已走得乾乾淨淨。豬八戒又放了一把火，索性把宮殿燒光，方纔提著死狐狸駕雲回來。

到了殿中，豬八戒將那死狐狸摔在階下道：「這不是攝太后的古佛，怎冤我師父？」國王看見，連連謝罪。只等到晚，太后方纔駕到。國王迎入殿中，母子抱頭大哭了一回，方纔倒身拜謝他師徒四人。太后深悔好佛之非，請唐長老到待度樓上去懺悔。唐長老道：「好佛不須懺悔，要懺悔只須懺悔此待度之心。佛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要待誰度？一待度，先失本來，而野狐竄入矣！這待度樓賞僧與你改做自度樓，便立地成佛矣！」太后聞言感悟，拜謝不已。國王、太后將出許多金銀珠寶相桂，唐長老分毫不受。又苦留多住些時，唐長老堅執要行。到了次日，國王無奈，只得倒換關文，備法駕，國王、太后親送上西行大路。正是：

早知心是佛，哪有野狐纏。

未知唐長老此去不知又何所遇，且聽下回分解。